



SANGE

三个铁女人 魏继新

TIENÜREN



三个铁女人

魏继新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三个铁女人

魏继新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二二〇七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1·插页3·字数210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·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--149,500

书号10137·103 定价1.55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魏继新，四川省南充地区广安县人，一九五〇年二月生。自幼丧父，母亲改嫁，由党和人民政府提供教育经费上学读书。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于四川省广安县第一中学校。一九六九年作为知识青年到广安县农村插队落户。两年后调南充织绸厂当车工。一九八二年借调南充市文联，一九八三年调南充市文联《嘉陵江》编辑部任编辑。一九八四年三月考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。

一九七八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一九七九年发表作品。已发表的有中篇小说《燕儿窝之夜》、《深深的峡谷》、《风雨行》，短篇小说《傻大姐》、《春上溪头草青青》、《暮色中的篝火》、《新月》等。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燕儿窝之夜》。

其中，《燕儿窝之夜》获全国1981——1982年中篇小说奖。

第 一 章

1

一九三二年冬的一天，雪停了，大巴山的松树、杉木，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天阴冷着，没有热力的太阳象穿不透浓厚云霾似的，苍白，灰蒙，时隐时现。白雪反射着寒光，被风雪蹂躏过的茅草，显得更加橘黄，憔悴，风一吹，飒飒地响。土地变凉了，露出黑色的石脊。白沙河的水哗哗地流淌，河床又窄又浅，都看得见布满鹅卵石的河底了。对岸是一片老林，沿老林看上去，是陈家寨。寨墙全是石砌的，经年累月，风雨剥蚀，那城垛的石头已呈深黑色。从垛口里，露出一线天光。寨门包着沉重的铁皮，早晚开关时，发出咿呀呀的、沉闷的滞响，就象磨盘碾过似的，使人听了心都发紧。寨子下有一个小村子，木板房、茅草房，低矮狭窄，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，就象被寨子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。偶尔，从人们居住的木楼底下，冻坏了的老牛发出哞哞的号叫声。许多院落陈旧、破

败，没有门板，只以一条挂起来的草帘子阻挡风雪。冬天，这儿的人们是不大出门的，说实话，他们穷得几乎连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呢。为了那几口包谷糊糊，他们几乎是在石头缝里讨求吃食。犹如一首民歌唱到的那样：“高高山上没搞头，又出野猪又出猴，要想夫妻同床睡，除非包谷收上楼。”庄稼人种植农禾的艰难与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每当播种和收获季节，他们便在地旁搭起棚子，升起烟火，日夜防守，甚至还用绳子吊到猴子不能攀援的地方去下种。不过，这里也不乏资源，银耳、黑木耳、生漆、桐油及各种各样的药材，只要通过通江河、巴河和南江河运到通江、涪阳等城市，便会换回一些盐、麻布、火药和火柴等日用品。

该是出门干活的时候了，但人们还缩在屋里烧大烟。也不知从哪年哪月起，山里头人就种开了鸦片，吃它，卖它，甚至连防病止痛，都用它。放在嘴里吞咽下去，肚子痛什么的一会儿就缓解了。

陈家田把破褂子往身上一套，穿起麻鞋，包上裹头帕，挎上火药枪，尖利地打起一声呼哨。一只大黑狗应声蹿了过来，欢快地摇着尾巴，用它那长长的舌头，舔着主人的手，不停地在主人身边蹿来蹿去。

“家田，”屋子里传来他老子破锣似的嗓音，他躺着抽烟，连身子都没挪动一下。“你又要去打山？要留点神，山那边乱得很呢！没听见说吗？出了毛子土匪，寨门都天天晚上关得紧丝合缝的。”

陈家田没搭理他，推开自己屋门正要进去，那条狗跟着也往里挤，他一脚踢开狗，进屋关门。狗委屈的汪汪直叫，两只爪子直刨门。他面前站着个年轻的少妇，这是家田新婚不满一年的婆娘。她手捧着两个包谷粑，正要来送他好带着路上吃。那包谷粑用桐叶包着，微微地冒着热气。看见男人开门进来，她愣怔着两只明亮的大眼，嘴唇翕动着，象是要说啥。她长得高高大大，这么冷的天，只穿一件夹袄，还敞开领子，使得她脖子和胸口处那一片乳黄色的皮肤袒露了出来。她鼻翼上渗着汗珠，领口里有一股暖暖的、夹杂着汗液和女人身体的特殊的气味。他有点不能自制，扑上去一把抱住她，和她亲热起来。她挥着手里的包谷粑，边躲闪边嚷：“放开，你疯啦！”但他仍不松手，这时，她照准他肩膀咬了一口。

“哎哟，妈的，母狗！”陈家田故作疼痛，其实咬得并不重。

黑黑黝黝的山峦已经渐渐从模糊一片中显露出来，它特有的坚硬的轮廓被积雪覆盖着，反倒有些模糊、混沌了。穷苦人的冬季真是难熬啊！还没到十二月，家里就已经缺粮了，陈家田不得不冒着寒冷和危险，踏着封冻的大雪进山打猎，搞点兽皮什么的，用以换取点红苕、包谷来充饥。陈家寨寨内寨外都姓陈，然而里外相互迥异，寨内住的是陈家老爷，寨外却是泥腿子穷干人。家田家租了陈大少三十来挑谷的薄地，每年虽能收获上千斤包谷、红苕及其它杂粮，但按“三七分”一交租剩下又有多少哩？而

且无论旱涝虫灾，一个租粮是不能少的。因此，人称“铁板租”。加之抽丁拉夫交税，困总、保甲长、老板^①婚丧嫁娶、生日节日的额外租，那更是无计其数，没完没了。家田家的日子真难熬啊！就说这几个包谷粑吧，也是他婆娘扫柜柜、倒坛坛才找出来的仅有的一点玉米粉做的啊！这，陈家田自然是不知道的。此刻，他抚着妻子的肩膀，用粗厚的手掌托起她的下巴，满怀感激地看着她。忽然，他发现，在婆娘那明亮的眼睛里，在那饱含对丈夫的激情和深深的爱的里面，却隐隐地透出一丝淡淡的哀愁。他感到纳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于是，更仔细地端详起她来。象是受不住他的目光似的，她把脸扭开了，嘴唇颤抖着，想说什么，终于又没有讲……

她想说什么呢？这个自幼孤苦伶仃，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的，被人收养大的孤儿，不管怎么说，现今虽然苦和累，总比过去好多了，有人替自己分忧啊！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，她埋下头，左右扭动着，把不知什么时候涌出来的、充满甜蜜、辛酸和苦涩的泪水擦掉。

“玉莲，”陈家田说，“你哭了？”

“没有，”她连忙说，一边把包谷粑捧到他面前，“带到路上吃，要跑一整天呢，爬坡上坎的。”

这时陈家田才明白了，他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把她的手掌连同包谷粑一起包在自己粗厚的手掌里，有些激动地

^① 佃农称地主为老板。

说：“怎么，你，你把剩下来的那点包谷粉都做粑粑了？”

“是，是爹的意思，”玉莲忙说，“你拿去吧，我们挖点野菜对付就行，真的，我从小吃惯了的，久了不吃，还有点想呢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陈家田打断了她。他心里难受极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堂堂七尺，连一个老婆都养不活，还吃糠咽菜。他很窝火，可又没处发泄，只得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玉莲，你和爹妈吃吧，我不要。”

“你？”玉莲急了，“你还要钻山呢！”

“家田哪——”屋外头，他爹拖长声音喊起来了，“半天扯不出门，你还赶什么山呀？兔子都钻到你胯下啦，你还在搞啥名堂？！”

“来了！”家田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对吴玉莲说：“今天我回来得晚一些，给我把门留着。四乡八里，很多人都在暗地里头准备抗捐，听说，川东那边已经闹起来了，我们也准备搞他一下真的，那些铁板租不少交点，真他妈活不下去啦——”

“你们要和陈大少干？”吴玉莲有些吃惊。

“不要告诉爹。”陈家田忙说，“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就只晓得怨天怨地，背都累驼了，饭吃不饱不说，还背一屁股加一肋巴的债，被地主搞得活不伸皮……我是再也不想象他一样啦。你知道吧，昨天，村子里那老草药医生到陈家林子里去拾松果，陈大少硬说他是从树上打的，

说碰了他家的祖坟，动了风水，抓去吊打了一顿，还罚了人家五斗谷子，说什么是抵吊打费！哼，真他妈不是东西！”

草药医生是一个可怜的老人，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几年军医，后来，他唯一的独养女儿被一个团长糟蹋了，女儿没脸见人，寻了短见，草药医生悲愤难忍，要找那团长算账，可连团部都没进去，就被赶了出来，被解除了职务。老医生伤透了心，只好卷起行囊，回到乡间行医度日。哪知偏偏又遇到这些事！吴玉莲听了丈夫的诉说，想起老医生遭遇的不幸，心里很不好受，不禁用力咬了咬嘴唇。

“也没什么，”陈家田忙安慰她，“我们几个人就是约好晚上到老医生家去的，他到底识几个字，我们想向他讨教讨教。”

“家田——”他爹这时又喊起来，“你还没走哇？”

“就走。”陈家田紧了紧腰带，转身拉开门，拔腿就要往外走。

“哎，包谷粑。”吴玉莲忙叫住他，将拾起的包谷粑递给他。家田只拿了一个，另一个示意她留下来给爹和妈吃。她撇嘴表示不依。家田笑了，在她红润的脸蛋上轻轻拧了一把，才又接过她手里的粑粑揣到怀里，打了一声呼哨，唤上狗，踏着积雪走出屋外去了。

“家田婆娘，”老头子又发号施令起来了，“你还不

快去挑水？等会上山打柴去，卖两个铜板也好！吃的烧的，穿的用的，妈的，哪样离得了钱嘍！眼看又要过年啦，听说又出了土匪，抢东西，杀人，唉，比张献忠剿四川还厉害呢——哎，我说，家田女人，你也拿把锅烟墨把脸擦一擦。红头花色的，遇到那一群骚狗——”

他越说越不象样啦，说得吴玉莲都觉得听不下去了，便迅速地抄起扁担，又从墙根拿起水桶，往山坡下挑水去了。出了门，抬头向坡上了望，只见丈夫已爬到了寨墙边。不知为何原因，今天没开寨门，他只好沿着寨墙走起来，好一会，他才拐过弯看不见了，只远远地听见传来两声狗吠。

她来到河边，掬起一捧水，洗了把脸。疏松的头发滑过肩头，散得满脸，她擦了一把，头发又滑下来，她索性蹲下来，用手抚着，编着发辫。河水哗哗地响，淌着，虽是冰雪盖地，可大巴山的河水向来不封冻的。对岸，几只鸟儿在扑喇喇地飞，叽叽喳喳地叫。身后的林子里，树叶被风吹着，沙沙地响，不时将身上的积雪抖落下来，打在满是衰草落叶的小路上。

她想唱歌了。真的，大巴山的姑娘都会唱，嗓门粗的，嗓门细的，嗓门哑的，嗓门甜的，唱出来都别有一番味道。山里头的妹崽，不知为啥原因，吃的红苕坨坨、包谷棒棒，却都长得牛高马大的，身体强健极了，背个百儿八十斤的背篓爬山，连上几匹梁子也不会歇气。这大概是生活所迫的吧！妇女在山里头，尤其是那些烟鬼男人的女

人，屋里屋外，什么活路不做哇！吴玉莲今年才十九岁，所幸嫁的男人不抽不赌，会拳脚捻法，身体结实得象头牛。所以，她总有一种幸福感，有时夜半醒来，她也会借着牛肋巴窗子口透进来的月光，端详男人老半天呢。

想到这里，她脸红了，忙站起来，把桶汲满水，担起来往回走。

“哈哈！我说是嘛，今天早晨喜鹊叫，硬是运气呢！我说家田婆娘，搁倒搁倒，让大爷给你挑一肩，啊？”她正要出林子，便遇到了陈家寨的大少爷，嬉皮笑脸地拦在路上，几只赶山狗，围着吴玉莲脚边嗅起来。她心里慌慌的，脚步不敢移动，肩膀上压着挑子，“少爷，你的狗！——”她惊慌说。

大少爷打了声呼哨，让狗跑开，他自己则走过来，把手搭在她肩膀上，乜斜着眼，挑逗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让我帮你挑一截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她躲闪着，把水桶里的水都泼洒出来了，他赶紧一跳躲开水。趁机，她抢上几步就跑到林外走去了。

“家田婆娘！”直到吴玉莲走出好远，陈大少还在后面喊，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陈大少嘛，谁个不晓得。”现在，吴玉莲才不怕了，因为翻过前边小坡坡，就有人家了。

“晓得就好！”他贪婪地瞧着她，是一副愤愤然而又不甘心的神色。吴玉莲怕他又来找麻烦，紧走几步，简直

是小跑着爬上了山坡。

陈大少看着她消失在坡后的身影，在心头骂着：“妈的，今天便宜了这娘儿们，等机会吧，不信就弄不到手！”他狡猾地一笑，在心里盘算着。

2

陈家田今天的运气糟透啦，在山里转了半天，连一根兔子毛也没有捞着。午后，天气又转坏了，夹着雪的风，又冷又硬，象刀子刮在脸上一般疼。破夹袄硬得不巴身，根本挡不住这恶寒。加上肚子里又没得货，浑身的热气早跑光了。他不得不缩着脖子，双手捂嘴不断地呵气，以免十指冻僵，扳不动枪机。忽然，前方不远，在撵山狗到达的一丛树笼里，扑喇喇飞出一只花山鸡，鬼天气！连雀鸟儿藏在窝里都不想出来，狗都快咬着尾巴了它才动弹。陈家田举枪瞄准了好几回，却舍不得扳扳机，一个山鸡，值几个钱！刚才狗一口就能叼住，它却偏偏不伸嘴。他气得跑上去，狠狠地踢了狗几脚，那狗在雪地里连打几个滚。陈家田象想起什么似的，伸手从夹袄里掏出了包谷粑，嘿，正顶用哩！他张嘴啃了一口，太硬！就从地上抓了一把雪，掺和着往下咽，直硬得脖子发痛。他真想骂娘了，没有鹿子麂子，就是兔子也可以啊！白跑一趟回去，连婆娘的两个包谷粑都对不住。要晓得，家里人都是就着红苕喝两口野菜糊糊充饥的啊！两手空空回去，她怎能不翻白

眼呢：哼，空着两只手爪爪回来，亏你还是男子汉、猎手呢！记得有一回，他给她吹牛，说他凭两只手，抓住一只母狼的两条后腿，把它摔得半死。她当时喷了喷嘴，倒吸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真有劲！”那神情，既羡慕，又吃惊，如今想起来都还有种甜滋滋的感觉。可现在呢，婚后头一次出来打猎，千万别让那婆娘看不起。山头的人，性野着呢，婆娘家要是把男人码透了，知道你就那两下子，以后有你受的，不骑在你脖子上拉屎，让你戴个绿帽壳才怪呢。山区的规矩就是这样，女人要占了上风，即便她在外头偷人，村头的人都不得管，反而看你的笑神。何况，年关要来了，换吃换穿换油盐，还靠他手头出“疆”呢！

吴玉莲是个好女人，三年前他初次见到她时，她还是个打着赤脚、穿着刷巴裤儿漫山遍野疯跑的野姑娘哩！她打柴，摘板栗，拾桐子，背个大背篋，穿件蓝布烂衣服，短得盖不住肚脐眼。那时，她那纤细的、不很柔和的身材还没长成形，她的身上还混杂着童年和青春期少女那可笑而又天真的味道。但山里的女人早熟，很多姑娘在这个时候，就已经懂得偷吃爱情的禁果了，而且往往一爱起来，就热烈得象一盆火似的炙人，象山上的菟丝子一样缠人。她也一样，两只小乳房变丰满了，很明显地把上衣绷得紧紧的，使得肚皮愈发盖不住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觉得自己长得很蛮，脸色很黑，手掌粗得长满老茧和裂开冰口，就连衣服盖住的皮肤，也是黄褐色的。那是一个夏天，当时，她以为山里没人，脱光了在沙河湾洗澡。沉闷的暑热在山岗

上滚动，刺芭葛藤遮住了这一片河湾。后来，起风了，风把草和花的香气送过来，山头上布满黑云，雷声干燥地隆隆响着，闪电在空中打个不住，亮起一道道白色的钩子。她在水里爬起来，提起衣服就往草笼里钻，没想到与偷看的他碰了个满怀。他一把就抱住她了。她惊叫起来，拼命挣扎，拼命喊叫，把他的脸、手、身上都抓出了血，也差一点没把他肩膀的肉咬掉一块。他征服她没有费多大力气，当他气喘吁吁地放开她时，她也没哭，也没有动，躺在那儿，望着他，打量着他。她看清了，那是她认识的、经常在山里打猎的粗犷的山里汉子。她以一个女性的直觉，明白他是个可信赖的人，她哭了，坐起来，突然扑进他怀里，用手吊着他粗硬的脖子，连连说：“我给你了，带我走，带我走！”他搂着她的腰，抚着她光滑的皮肤，抱着她的腿，又狂热地亲吻起她来。此后，他们常常在这儿幽会。两年以后，当她肩膀变宽了，长成了一个体格强健的、真正的女人时，他便把她接回家来了。

有好多回，她问过他，那回，她把他抓痛了吗？她把他咬痛了吗？他总要下意识地摸摸额头，那上面，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，是再也去不掉了的。每当夜里，当他们睡在床上时，她也会看着它，用手去抚摩它。

陈家田想着想着，不知怎么又走到沙河湾来了。他站住了。雪花在纷纷扬扬，风嘶叫着，掠过河湾上空。他却感到快活起来，耳边，仿佛又响起她格格的笑声，看见了她那散发着温暖的、吸引人的身体。“这个狗！”他摸摸

肩头，情不自禁地笑起来——从那以后，她无论是高兴还是生气，都要咬他的肩膀。

“汪汪、汪汪——”突然，狗在湾里叫起来，陈家田一听，忙把枪往手上一提，猫着腰，顺着狗叫声跑去。

他看见了一只火狐。它大概是到河湾来喝水的。听见狗叫，它支棱起耳朵，迟疑了一下，抬起头，好象有点犹豫不决的样子。他看清了，那是一只牙口不大的狐狸，毛色红得发亮。真是一张好皮子呀！陈家田心里一喜，飞快地顺着山沟跑起来。那狐狸大概看见他了，转过身，飞快地，有弹性地跑起来。狗狂吠着，跟着它往草笼、刺芭笼里钻。陈家田就象狗一样穷追不舍，连刺芭、树枝刚破了他的脸，撕烂了他的衣服也不管。有好几次，狐狸都暴露在他的枪口下了。他想再靠近点打，以免伤了皮毛。可狐狸就象看透了他的心思似的，突然一个转弯，向陈家寨方向跑去。

眼看这野物就要钻进寨后的老林了，不能再犹豫啦，陈家田终于端起枪，向狐狸瞄准着……他扳动扳机，随着一声枪响，狐狸踉跄了几步，钻进林子，终于倒下了。

大黑狗狂喜地叫着，向林中扑去。

可就在这时，陈家田听到一声惨叫，那是他那大黑狗发出来的，他一怔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忙紧跑几步，才发现原来是一群猎狗在围攻他的大黑狗。群狗龇牙咧嘴，依势逞凶，大黑狗招架不住，连连后退，而又不甘心地望着狐狸汪汪直叫唤。陈家田看清了狗群是谁的后，心